

沪上学人思想随笔

可言，可思

张生 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沪上学人思想随笔

可言，可思

张生著

张生 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可言, 可思/张生著.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

(沪上学人思想随笔)

ISBN 7-5351-3987-6

I. 可…

II. 张…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92246 号

可言, 可思——张生著

出版发行 湖北教育出版社

邮政编码 430015 电 话 027-83619605

地 址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网 址 <http://www.hbedup.com>

经 销 新 华 书 店

印 刷 湖北恒吉印务有限公司

地 址 武汉市江夏庙山开发区汤逊湖工业园

开 本 965mm×1270mm 1/32

印 张 7.5

字 数 215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5351 - 3987 - 6/I·134

定 价 18.00 元

目 录

梁思成	1
交大和北大	25
时间的灰烬	32
开药方的辛格	59
作家的另一面	63
爱因太短暂而变得重要	65
谈博尔赫斯·谈我·谈别人	69
新华医院·程德培·来碗米饭	74
成为另外一个人	76
都市人的墨菲法则	78
这种选择意味着什么	83
大学是我的文化童年	88
对小说的三种批评	94
写作的困难	98
结论一种	102
不可能的选择	108

2 可言,可思

火车·····	111
一些人,一些书,还有一些事·····	113
我的作家梦·····	118
在南大的日子·····	122
相同的生活·····	127
一段回忆·····	134
面向文学本身·····	142
时序中的两个年代·····	148
在传统和经验之间·····	152
看得见的阴影·····	156
从八三年开始的旅程——程永新编辑思想漫议·····	161
格非·····	170
河南,上海,李洱及《花腔》·····	176
让人心碎的世界·····	180
灵魂喜欢在细部凸现·····	183
烟粉灵怪纷烂漫——试论施蛰存小说的艺术特征·····	187
我们可以加以最大希望的青年作者——穆时英与《现代》·····	198
免于偏见的自由——从《现代》杂志看苏汶(杜衡)的文艺观·····	213
《鸡尾酒时代的记录者》后记·····	229

梁 思 成

月亮不知道她的恬静皎洁，
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月亮。
沙砾不了解自己是沙砾。
任何事物都不了解它独特的模样。
——豪·路·博尔赫斯《不可知》

梁思成，男。生于1901年，卒于1972年。中国建筑学家。毕业于清华大学。曾从事中国古建筑的科学研究工作和建筑教育工作，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并参加了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筑设计。著有《梁思成文集》四卷。

这段话，是我参照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辞海》缩印本中有关梁思成的词条摘录而成的，除极个别词语略有变动外，其他的均是辞典上的原话。作为一本百科性质的综合辞书，《辞海》在我们国家的权威性不用我多说，要解释的是为什么现在都已经2000年了，我还不用最新修订的版本。据宣传报道，新版的《辞海》和原来的版本相比，不仅补充了大量最新的词条，还纠正了许多过去由于观念上的一些问题而作出错误解释的词条。但说实话，我这样做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因为我手头只有这个版本的《辞海》，而且这还是我在去年新版本出来后贪便宜买的。再说，用不用新版对我这篇东西影响也不大，

我就偷了一下懒。

其实，我对梁思成这个人的第一印象也就这么简单，这也是我在前面没有从《辞海》上全文抄录而只是部分摘录梁思成这一词条的主要原因。唯一需要强调的是，我还知道他非常热爱中国的传统建筑，对每一个现存的古典建筑物都爱惜不已。我最早知道他的名字大概是1988年，那时我正在武汉桂子山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一天下午，我从图书馆四楼的社科期刊阅览室看完杂志出来后，发现离吃晚饭的时间还早，就顺便走进了一楼的理科借阅室去看了看。在此之前，我还从来没有到过理科的阅览室。我的一个好朋友，当时在武汉大学读哲学系的任辉献，曾多次建议我学点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他对数学的纯粹性和自身的美始终赞赏不已，特别向我推荐了线性代数和拓扑学，因此我一进书库，很自然地就去寻找存放数学书籍的书架。但我从书架上拿了几本数学书翻了翻后，却很快对学习数学失去了兴趣。这门学科的纯粹性是显然的，可连微积分都没学过的我很难从中找出任辉献说的某种美来，那一行行公式和数字带给我的除了困惑，没有别的东西可言。我有点失望，把书放回书架上后，转身准备离开书库，就在这时，我看到了旁边的一个书架上排放的建筑类书籍。

华师不是一个工科大学，没有建筑类的系科，所收藏的书大部分不是很专业的书籍，如建筑结构和工程方面的书就很少，大部分是建筑学一类的书籍。由于梁思成的文集开本比较大，一下子就引起了我的注意，我顺手从书架上抽了一本下来。现在，我已经忘了它是第几卷了，只记得它的封面是棕红色的硬纸板，8开大小，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我打开后翻了几页里面的内容，好像是在讨论设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方案，书页里还插了好几幅形体各异的纪念碑草图，文章也很容易看懂。为了加强自己的自然科学素养，也为了不白来理科借阅室一趟，我把这本书借了出去。

这时大约是10月份，桂子山上的桂花正在开放，天气也慢慢在变凉。每天晚上，在随风吹来的一阵阵浓郁的花香中，我一边心不在焉地翻着这本书，看着梁思成在里面讲解中国传统建筑的特征，调查具体的建筑遗迹，一边在寝室里走来走去，和人聊天，打牌，听音

乐。没过多久，我就把这本书扔到了床头的书堆里。我一直想把这本并不枯燥的书看一遍，但不知道是梁思成谈到的那些东西太抽象，离现实太远，还是我对自然科学缺乏兴趣，一个月后，当我为了多借一本小说把这本书还回图书馆时，里面起码有一半的内容我还没看过。

二

不知不觉，十几年的时间就过去了。一些以前记得很清楚的东西逐渐被人淡忘，而另一些曾经被遗忘的东西又被重新翻了出来。就像现在，很多人都已经知道梁思成是个著名的建筑学家，是曾参与晚清戊戌变法的历史名人梁启超的大公子，同时也是 20 年代名扬北京的知识美女林徽因的丈夫。但我当时却并不知道这些，我从他的那本文集里得到的有关他本人的情况只有那么一点点，实在是少得可怜。不然的话，我也许会多看几页他的文集。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把梁思成当一回事，更没有把他的书当一回事。

梁思成是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亡命日本时生下的，其后他随父亲在日本的东京和神户生活了十一年，于 1912 年回北京定居。1915 年中学毕业后，他考入了以培养公派留美学生为目的的清华学校，在这所用英语上课，完全效仿西方教育模式进行日常教学活动的学校里，他一呆就是八年。在这八年里，他出尽了风头。他酷爱音乐，是学校管乐队的队长，主吹第一小号，还擅长演奏短笛。他常常身穿缀着彩色丝绦浆得笔挺的制服，披挂整齐，领着一帮人操着西洋乐器在校园里敲锣打鼓。另一些时候，他又拿起画笔，以一个美术社会员的身份静静地坐在树阴下描摹眼前的风景。他的个头尽管不高大，也不够魁梧，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名运动健将，他不仅是一个出色的单双杠运动员，还是一名足球健将。在一次全校的运动会上，他曾获得跳高冠军。可他既没有成为一个音乐家，也没有成为一个画家，更没有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运动员。他也没能成为他父亲梁启超那样的集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大师于一身的传奇人物。他成了一名当时还让人感到陌生的建筑学家。这一点，是他自己也没想到的。

对此，他在后来多次向朋友们谈起过。据他自己讲，他那个时候不要说对中国建筑有什么爱好和研究，就连建筑学是搞什么的都不知道。而当时从清华毕业后，是可以直接公派到美国去留学的，但学什么专业却要自己定。1921年夏天，梁思成随自己的父亲去看望刚从英国回来的好友林长民和他的女儿林徽因，这也是梁思成第一次见到林徽因。两个人在一起没谈多长时间，梁思成便很快被林徽因高雅的举止和过人的识见折服了。当谈到他们今后的志向时，林徽因说自己想学建筑。建筑这个词在那个时代无疑是个很新鲜的词，即使像梁思成这样兴趣广泛的人也还是头一次听说，于是他就问，建筑是怎样的一门学问？林徽因因为在伦敦生活过一段时间，知道国内还很落后，信息也不是很发达，对梁思成不了解建筑是什么也并不感到奇怪，就侃侃而谈，向他解释了一下这门目前在外国很热门，也颇受重视，能够把美妙的艺术和高超的工程技术融为一体的学科。梁思成听了以后，茅塞顿开，想到自己既然比较喜欢绘画，那从清华毕业留美后不妨也和林小姐一样，把研究建筑作为自己的理想。

可以说，正是在林徽因的影响下梁思成才决定学习建筑的，由此可见林小姐当年的魅力。作为北洋政府部长级高官林长民的千金，林徽因除了有才女之誉外，更难得的是兼有出众的美貌，真正的秀外慧中，光彩照人。用当时时髦的一句话来说，慕名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青年才俊真是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既有实力雄厚的世家大族的公子王孙，也有大权在握的政界精英和工商巨子，还有手拿司的克（其实就是拐杖，其时又被人称为文明棍），嘴叼深棕色胶木烟斗，刚从美利坚回国的一身燕尾洋装，留分头，戴小圆框黑边眼镜，穿皮鞋的新科博士。当然，在她早期的追求者中最有名的还是非多情诗人徐志摩莫属。

以诗名响亮传于今日的志摩当年也是一个风流倜傥的小白脸，为人儒雅浪漫，富有罗曼蒂克的精神。他1897年生于浙江海宁，父亲是个成功的地主，商业和金融家，在辛亥革命时，还做过一阵军火商，给杭州的革命军提供过枪支弹药。正是因为有他多年积累起来的财富作为后盾，志摩才能在日后把他这个江南才子洒脱不羁的性情发挥出来。他先是自费留学到美国，两年后，也即1920年的10月，他

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政治学硕士后，又从美国漂洋过海到英国求学。在伦敦，他一见到既漂亮又有才识的林徽因，就爱上了这位16岁的姑娘，而这时他不仅已有家室，还有一个两岁多的儿子。与他的识见不多的结发妻子张幼仪相比，才华出众的林徽因显然更加聪颖也更加漂亮，为了追求高层次的情感，他开始产生了离婚的念头，并向林徽因求婚。但他的妻子张幼仪不久就从国内来到了英国陪读，可能因此林徽因的心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也可能根本就是她父亲林长民的原因，林长民也很喜欢志摩的才华和浪漫精神，可似乎只愿意志摩当自己的朋友，却不愿意他当自己的女婿，所以，虽然林徽因继续和住在异地的志摩保持热烈的通信往来，还是拒绝了他的求婚。

1922年3月，徐志摩终于和他的妻子张幼仪在德国柏林离了婚。他这婚离得有些晚了，这时候，林徽因已经回国快半年了，她父亲的朋友梁启超此时早已把她看成了自己未过门的儿媳，而且，林长民也同意了这桩亲事。不用说，在这件事上，梁思成是多少沾了点他爹的光。1922年秋，徐志摩离开了英国。10月15日，他乘船抵达上海，先去探望了一下他的父母，然后迫不及待地到了北京，再次向林徽因求婚。这可把梁启超急坏了，他连夜写了一封信给徐志摩，想劝阻他的这种行动，因为事情弄不好会影响到自己儿子的婚事，他难免有些动感情，啰里啰嗦，一直写到第二天早上3点钟才写完。

徐志摩没听他的话，在给他的回信里写道：“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梁启超看了以后一下傻了眼。但马上，没过多长时间，志摩也跟着傻了眼，被他视作唯一灵魂伴侣的林徽因再一次拒绝了他的求婚。1923年5月的一天，梁思成在一场车祸中惨遭不幸，左腿被撞骨折，脊椎也受了伤，原定留学美国的计划也就此暂时泡汤。他只好躺在协和医院的病床上养伤，也许唯一能让他感到因祸得福的是林徽因就在他的身边，她不仅陪他聊天，有时还给他拧毛巾擦汗。

对于志摩来讲，这实在是一件让他感到痛苦的事，好在他会写诗，就把痛苦升华了一下，转换成了一首名为《偶然》的诗。在这首诗里，他将自己比作一片偶尔投影在亲爱的姑娘心上的云彩，可转眼间它却消灭了踪影，出于一点可怜的自尊心，志摩解释说这是因为各

自有各自的方向。为了表现他的超然，他在诗的结尾还鼓足勇气对爱人说，记住他固然好，但最好还是忘掉他。但他们彼此都没有忘记对方。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应林徽因的请求，前去为她所作的一场关于中国建筑艺术的讲演捧场，但他从南京上了飞机后，在途中遇到了大雾，飞机不慎一头栽到了山东济南郊区的一座小山包上，他也因此遇难，转瞬间真正地消灭了自己的踪影。

这些都是后来的事了。1924年6月，林徽因随梁思成一起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1928年3月，他们在加拿大渥太华结婚。婚后，两人又去欧洲旅游，直到同年8月中旬才返回国内。而多情的徐志摩也在1926年的10月3日，与另一个享誉京城的名媛陆小曼结婚。

三

在天气好的时候，从桂子山华师的校园里向北望过去，能远远地看见坐落在另一个山头的武汉大学，那些用绿色琉璃瓦盖成的中式大屋顶建筑在阳光的照射下，会清晰地浮现出它的轮廓。只要去武大，我和任辉献就会在这些建于民国二三十年代的院系办公楼、学生宿舍、图书馆和教学楼之间散步，聊天。这些建筑多依山而建，气势雄伟，大都是飞檐耸脊的中国传统风格的房屋，在这里行走，就像是走进了一座规模庞大的庙宇或宫殿之中。

一个月后的一天，我和任辉献又一次像过去一样在武大的校园里漫步，当我再次看到了那些风格古朴的建筑时，我不禁触景生情，向他介绍了梁思成，这个热衷于研究中国古典建筑并对它的美赞不绝口的人。为了炫耀我从这位学者身上所获得的一点浅薄的知识，我还指着一幢房子的屋顶，告诉任辉献它的屋顶类型是一种名叫庑殿的顶，还夸夸其谈地对他解释了什么是歇山，什么是硬山，以及中国古典建筑的基本特征，比如斗拱的作用，框架式结构的优点，雕梁画栋的美，院落布局的独特等。我想起多少说多少，尽管我的解释并不准确，有些还是错误的，但任辉献听得着了迷，他虽然对数学有一定研究，对建筑却比我了解的还少。然后我们一起感慨了一番，很奇怪为

什么过去中国的建筑建造得这么美观大方，现在经济发展了，技术进步了，我们的建筑却越造越难看了。就像武大，解放以后盖的房子就不仅难看，连样子也差不多，都是五六层的灰白色的楼房，方正平板，明显比不上几十年前建造的这些形体庄重风格典雅的老房子。

太阳正在缓缓地西沉，秋天的黄昏即将到来。在红色的光芒中，我和任辉献站在建在半山腰的学生宿舍楼顶的平台上，倚着雕有云纹的石栏杆，望着操场对面山坡上的一幢像过去的城门楼一样的学校行政大楼，沉默了下来。在夕阳余晖的光影中，行政大楼的青绿色的四面攒尖屋顶和它下面高大泛黄的墙体和谐地统一到了一起，它轻盈而不失厚重，虽然历经了岁月的沧桑也并不意味着缺乏生气。也许就在这一刻，我才突然意识到梁思成在他的那本书里谈到的种种中国建筑的美，它并不抽象，也不再那么难以想象，在我眼前，它渐渐变得具体起来，生动起来。任辉献正在抽烟，我问他要了一支，点燃后用力吸了一口，一股淡蓝色的烟雾带着烟草特有的芬芳飘散到了空气之中。

“以前的建筑师水平真高，你看看，这些房子确实很有味道，”我说，“现在的人的设计的东西实在是太差了。”

“听说，武大的这些建筑都是由李四光当年领导人设计建造的。”任辉献说。

“难怪，李四光是个大科学家，没准他还是个很懂建筑的人。”

“是啊，看看现在盖的这些楼，其实都是一堆乱七八糟的建筑垃圾，毫无美学价值，没有一幢值得保留下去。”任辉献说了这句话后，又一次和我一起沉默了下来。

元旦的时候，系里一个平时和我关系不错的老师想照顾我一下，让我到她家去吃一顿饭。她是一个可爱的老太太，教我们英美文学，上课时她总是戴着一副老花眼镜，喜欢从镜片上面看坐在教室里的学生。她已经是快六十岁的人了，可一讲起雪莱拜伦什么的还会激动，也不管我们能不能听懂，马上就会把眼镜一摘，放下教案，用一口流利的英语给我们背诵一段他们的诗。因为她姓韩，我们背后都叫她韩老太。她和学校里的一些老教师一样，不住在桂子山，而是住在昙华林华师的老校园里。昙华林在武昌的城区，和位于郊区的桂子山还有一段路程，住在那里的老师一般没有课都不来学校里。韩老太却不是

这样，她经常来学校的图书馆查资料，有时她还会到我们的宿舍里来看看我们，和大家聊聊天。

我过去没有去过昙华林，虽然知道华师以前一直在那里，直到50年代初大学院系调整时才搬到桂子山新建的校舍中，但我并没有想到要去那里看一看。在这之前，华师并不是一个师范大学，它原来的名称只有华中大学这四个字，而不是现在的华中师范大学，它是由英美基督教人士联合创办于1903年的一所综合性的教会大学。韩老太告诉我们，她的英语之所以还过得去，就是因为当年给她们上课的老师大多是外国人，都用英语教学的缘故。韩老太本来要我上午早点到她家，但我10点多才从床上醒过来，等我匆匆乘公共汽车赶到昙华林时，已经快12点了。

自从华中大学搬走以后，原来在昙华林的校园就让给了湖北中医学院，但由于历史的原因，韩老太和一些华师的老教师仍然住在它的教工宿舍里。按韩老太事先给我画的一张地图的指示，我从云架桥路110号进了中医学院的大门就往教工宿舍走去。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已经来不及在校园里多转了，可韩老太用钢笔画的路线图和现实的地形存在一些差距，我只得边走边问，还是不可避免地在校园里兜了个小圈子。我觉得华中大学的这个老校园的面积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大，一些西洋风格的建筑散布于其间，图书馆，办公楼，教室，大小虽然不一样，但都是式样别致的两三层欧美风格的楼房，这一点，倒和我想得差不多，一所由英美人办的教会大学当然应该有些异国情调才对。可当我拐过一间房子后，却看到一幢体量较大的有三层楼高的中国传统的大屋顶建筑，它重檐歇山，上面铺着绿色的琉璃瓦，像是一个大礼堂。从建筑的外观和色彩看起来，它和那些西式的建筑建造的年代好像相差并不太远，但风格却如此不一样，这使我感到有点奇怪。

韩老太的儿子和女儿早在前些年就出国留学了，家里就她和她爱人，他们两个热情地招待了我。饭后，韩老太的爱人去午休去了。我又坐了一会儿，和韩老太聊了一下天，接着就向她告辞。看看时间也不早了，她也就没再挽留我。送我下楼后，我让她留步，对她说我认识路，就不麻烦她再出来了，但韩老太说她没事，一定要把我领到学

校大门再回去。我见不好拒绝，就同意了。想想校园也不大，我索性让她带我在校园里转转再走。韩老太听了很高兴。她先把我带到一座四周都有西式白色廊柱的房子前，告诉我这幢房子以前是华中大学的教堂，她读书的时候经常在里面做礼拜，过圣诞节，但现在它已经变成了一般性质的礼堂了。接着她又带我到她过去做学生时住过的一幢宿舍楼看了一下。穿过一块草坪，拐过一个路口后，韩老太让我看路边一个底层开着好几扇巨大的半圆形拱窗的两层楼房，说这就是文学院的办公楼，中文系就设在这里，她当初还在里面的教室上过课。这时我忽然望见了那幢有绿色琉璃瓦的大屋顶房子，就向韩老太打听它的来历，她对我讲那是学校的体育馆，具体什么时候建造的她倒不是很清楚，只知道这也是一座老房子，解放前她在这里上学时就有了。我说我想去看一下，韩老太不知道我要去看什么，告诉我那里没什么看头，就是一个体育馆，没别的东西。但她还是陪着我往体育馆走去。

在体育馆大门的一侧，我看到了一块砌在墙角的奠基石，上面果然刻有这座房子的建筑年代，它的建成比我猜想得还要早，竣工于1921年。我问韩老太，知不知道这个体育馆是谁设计的，韩老太说这个她也不是很清楚，估计很有可能是学校当时请外国人设计的，她好像在刚进华中大学读书时听人说起过，学校里的各种建筑都是由外国人设计的。体育馆分为两层，底层是一些小的房间，有一间屋子里有人在音乐声中跳健美操。我们上了二楼，上面很大，是个球场，空间也很开阔，里面有一些学生正在打排球，周围围了一大群人，不时响起一片喝彩声。我和韩老太很快就从里面走了出来。我们最后来到了图书馆，同样，这幢房子也是一幢西式建筑。这让我多少感到有些困惑，我忍不住问韩老太，为什么在这个基本上都是西式建筑的教会大学里，它的体育馆却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建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韩老太的回答使我有点失望，她说她根本就没在意，她说，“这么多年了，这些房子看过来看过去也习惯了，倒是真没注意到这一点。”

四

1928年8月，梁思成和林徽因从欧洲度完蜜月回国，马上就被东北大学聘为建筑系主任，并由他着手筹办这个建筑系。这也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建筑系。1931年9月，在创立以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为宗旨的中国营造学社的社长朱启钤先生的邀请下，他离开东大，回到北平，进入中国营造学社任职，开始踏上了他研究中国建筑发展史的漫漫长途。为了积累资料和寻求科学依据，梁思成从此也开始了他的艰苦的，同时也是颇具独创性的建筑调查活动。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他跋山涉水，历尽困难，陆续实地考察了河北、山西、浙江、山东、河南、陕西以及西南地区的古建筑遗迹，进行了大量的拍照、测绘、资料整理和科研工作。

1932年6月17日黄昏，梁思成带着一身疲倦从河北宝坻调查完古建筑后回到北平，当他踏进北总布胡同的家门，正想立刻把他在宝坻发现的广济寺建于辽代的三大士殿的好消息告诉林徽因时，林徽因早已听见门响，从屋子里走了出来。

“思成，你终于回来了，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才好？”林徽因一见梁思成，就皱着眉没头没脑地问了他这句话。梁思成大吃一惊，他不知道林徽因遇到了什么麻烦事情，但看她哭丧着脸的样子，不像是开玩笑，就忙问她出了什么事。

“唉，思成，我真是烦死了，你要再不回家，我说不定要愁出病来了。你说我该怎么办才好？我同时爱上了两个人。”林徽因说完，还叹了一口气，又加了一句，“真烦人。”

梁思成听到林徽因这么一说，眼前立刻冒起了金星，难道是徐志摩？他差点喊出声来，他不是刚在去年从飞机上摔到地上死了吗？他记得很清楚，去年的11月22日，他还亲自赶到济南参加过志摩的婚礼，难道他复活了？他有些迷惑不解，赶紧问林徽因，“这两个人到底是谁？”

“真是的，你怎么这么傻，还有谁，一个就是你，还有一个是老金，就你们两个人。”林徽因很苦恼地告诉了他。

老金是谁？不是别人，就是住在梁思成家后院的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他们夫妇的好朋友金岳霖。老金身材高大，讲一口难懂的湖南长沙话，1914年从清华学校毕业后留美，1920年于哥伦比亚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一手创办了清华大学的哲学系，后主讲逻辑学，有金逻辑之美称。当年他不过38岁，虽然是个光棍，但仪表堂堂，风度翩翩，他吃西餐，喝咖啡，尝冰淇淋，用高雅的英语和人谈哲学与文艺，的确也是一个浑身散发着挡不住的魅力的人。而且，老金也是林徽因的老朋友，早在林徽因在英国和徐志摩谈恋爱时他们就认识了。这是因为老金和徐志摩曾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在徐志摩跑到英国剑桥留学时，他也在伦敦大学听课。1922年3月，志摩为追求林徽因与其原配张幼仪女士在柏林离婚时，他还是一个证人。事情还不仅仅如此，1926年10月3日那天，在徐志摩同陆小曼喜结连理之时，走在志摩身边的伴郎也是他。1931年11月22日那天，他还和梁思成等人一起去济南参加了徐志摩的遗体告别仪式。这些其实也都没什么，关键是这半年来他们一道住在北总布胡同的这个院子里，经常见面就不说了，老金还模仿外国的作派，在自己家里搞了个沙龙，每星期六请林徽因和梁思成还有其他一些朋友来家里聚会，互相聊天，吹牛，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才华。有时候，连中饭晚饭也和他们夫妇一起吃，更是密切了他和他们一家人的联系。想到这些，梁思成的呼吸一下子急促了起来，感到自己身上的血液也凝固了。

夏夜的凉风在窗户纸外面轻轻地吹着，在夜幕中，暑热渐渐消失了，辛苦了一天的人们都进入了梦乡，可是早已疲惫不堪的梁思成却失眠了。院子里的树木不停地在摇动，树叶碰撞的声音像一台坏了探针的旧留声机放出的音乐一样在沙沙作响。梁思成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一动也不动，似乎也已睡着很久了，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今天他上了床以后连个盹也没打过，而他的心也像风中的树木，始终在发出细碎的，伤感的，和无法平静的声音。

一切都和过去不一样了，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已经在1925年12月死去，梁启超也在1929年的1月因病去世，这一次，既没有人会去劝阻林徽因，也不会有人去给老金写信来批评他了。

梁思成又一次想起了志摩。自从志摩飞机失事成为遇难者后，他

还真没有像今天这样，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接连不断地想到他，他一度还以为他把志摩忘记了，可如今，志摩那张白净的有点女人气的脸又在他眼前晃动了起来。他想，难怪徽因会喜欢他，不说人怎么样，光是志摩的谈吐他就望尘莫及，志摩总是那么高雅和有情调，徽因只要和他谈起文学，就会兴趣盎然，他们一会英语，一会汉语，能一口气从英国古典文学谈到中国的新诗创作，中间既不会冷场也不会停顿，有的除了笑声还是笑声。而他最多只能偷偷爬到树上像小孩子捉迷藏一样猛地叫一声徽因吓她一下，逗她笑一笑。志摩又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诗人，说到高兴处，他会很自然地朗诵一首他最新写的诗作，他的眼睛在他的小圆眼镜的后面闪着光，额头也发着亮，一副神采奕奕的样子。可那时，他的印堂却在发暗。因为他不会写诗。但林徽因却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女诗人。

他不懂的东西太多了，比如哲学，这门老金的强项也刚好是他的弱项。老金头脑清晰，和林徽因谈起哲学来简单明了头头是道，很有哲学家的派头，这一点让林徽因十分佩服。他对建筑和绘画也有一定的造诣，还经常和他们一起谈论他们正在进行古建筑的调查工作，有些见解即使是他这个专业出身的人也感到难得。他对文学的理解就更不用说了，从普鲁斯特到福尔摩斯，他都能兼收并蓄。虽然自己也有些文学艺术上的修养，但和老金比起来，好像总差了点什么东西。想到这里，梁思成突然焦躁起来，他睁开眼睛，看着黑暗中的屋顶发起了呆。纸糊的天花板上此刻正砰砰砰响个不停，就像有一个人在胡乱敲一只低音鼓，家里的老鼠们又开始活跃了起来。

第二天，梁思成很早就从床上爬了起来，林徽因一夜也没睡好，她脸色苍白，咳嗽着，就像刚生了一场大病。尽管他已经平静下来，作出了决定，可一见到林徽因，还是有点百感交集。最后，他鼓足勇气向林徽因说出了自己的选择，他说他思考了一夜，认为自己在各方面确实不如老金，林徽因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老金，他愿意祝他们永远幸福。可话一出口，他就声音嘶哑地流起了眼泪，林徽因也哭了起来。